

明月千里共婵娟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海上谈艺录

王文娟

王悦阳 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王 明月千里共婵娟

王悦阳 著

文 娟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月千里共婵娟·王文娟/王悦阳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6.8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535-0563-3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王文娟—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8992 号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
统 筹 倪里勋 林 斌

责任编辑 黄慧鸣
特约编审 刘绪源 司徒伟智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陈 平 刘 学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主 编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上海文学艺术院
书 名 明月千里共婵娟·王文娟
著 者 王悦阳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网 址 www.cshwh.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75 彩插: 2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一版 201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563-3/K.089
定 价 45.00 元

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 话 021-64366274



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



上世纪 50 年代，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饰祝英台



1959 年，越剧电影《追鱼》中饰鲤鱼精



1962 年，在越剧电影《红楼梦》中饰林黛玉



1987 年，在《神王恋》中饰慧清



上世纪 50 年代，出演《则天皇帝》



上世纪 50 年代，在《春香传》中饰春香(徐玉兰饰李梦龙)



上世纪 80 年代，在《孟丽君》中饰孟丽君



1983 年，在《慧梅》中饰慧梅



1985 年，在《皇帝与村姑》中饰张桂兰



1962 年与孙道临结婚照



与女儿一家



2016 年 5 月 6 日，王派专场绍兴场后台留影



2016 年，王派专场与学生合影



2006 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专场演出谢幕

“海上谈艺录”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徐 麟

副主任 陈 东 施大畏 宋 妍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汝刚 王依群 许舒亚 何承伟 宋 妍

辛丽丽 沈文忠 迟志刚 张建亚 张晓敏

陈 东 尚长荣 周志高 胡国强 施大畏

徐 麟 程海宝 谭晶华 滕俊杰 穆端正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

统 筹 倪里勋 林 斌

目 录

艺术访谈

人生有涯戏无涯·····	00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少年岁月·····	027
第二章 学艺生涯·····	034
第三章 醉心舞台·····	045
第四章 新的时代·····	056
第五章 朝鲜岁月·····	069
第六章 扮演春香·····	079
第七章 佳作不断·····	093
第八章 则天皇帝·····	106
第九章 红楼情缘·····	119
第十章 伉俪情深·····	144
第十一章 青春重现·····	156
第十二章 红楼团长·····	173
第十三章 心系越剧·····	182
第十四章 王派艺术·····	198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217
后 记·····	227

艺术访谈



人生有涯戏无涯。我发现自己过去有好多角色演得还不够理想，但是年纪不饶人，我没有办法再在舞台上亲自去探索、加工。我很羡慕现在的演员，他们拥有比我们当时更好的条件，希望他们能够发挥智慧，能够赶超我们这一代，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赶超我们这一代，让越剧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文娟



王文娟与本书作者王悦阳合影

人生有涯戏无涯

时间：2015—2016 年

地点：王文娟老师家中

受访人：王文娟

采访人：王悦阳

丙申年的新春，阳光明媚，温暖和煦，走进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派”创始人王文娟老师的家中，但见花团锦簇，满室温馨，耄耋之年的王老师神清气爽，笑靥如花，学生、子女、粉丝围绕在一旁，欢声笑语不断。

王文娟，这一辉光熠熠的名字几乎与百年越剧史密不可分。少年刻苦学艺，青年海上成名，晚年则硕果累累，蔚然大成，被赞誉为泰斗级表演艺术大师。在她的演绎之下，林黛玉、鲤鱼精、孟丽君、武则天、春香、王玉真、慧梅、杨开慧……古今中外，才女名媛，一个个鲜活地展现在越剧的舞台上，也耀眼夺目地留在了越剧“王派”艺术的辉煌殿堂里，流芳百世。

按照中国人的记岁习惯，今年是王文娟老师九十岁大庆，尽管已是高龄，可王老师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精力，特别是在越剧艺术如何传承、发展的问题上，思考尤多。只要身体允许，她依旧坚持口传心授地教授弟子们“王派”艺术的点点滴滴，从一句唱腔、一个念白，到一组身段，哪怕是一个小动作，都详细分析，亲身示范，悉心传授，毫无保留，令人感动不已。

除了教戏，王老师的晚年生活丰富而充实，每天与女儿、外孙相聚的时刻，无疑是她最开心的欢乐时光。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分享年轻人的喜怒哀乐，甚至还为他们贡献智慧，出谋划策。更何况，还有众多老友、弟子、粉丝甚至忘年交前来探望，每每相聚，谈论最多的，还是“王派”艺术。年轻人还为王老师在网上开设了专门的论坛与网站，取名为“千里共婵娟”，在这个网站中，访问者可以找到王文娟近八十年漫漫艺术生涯中各个时期的珍贵资料、录音与照片，蔚为大观。想着当下“80后”“90后”乃至“00后”的年轻人，竟然也能对自己一生所创造的越剧旦角艺术如此地执著与热爱，王文娟不禁感动万分。尽管越剧发展的历史至今才一百多年，可是王文娟所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与大气唯美的“王派”唱腔，已不知感染了多少观众的心！

在越剧之外，传统书画艺术也是王老师的一大爱好。她每周雷打不动地去老师

处学国画，日积月累，王老师笔下的牡丹、荷花、梅花等，也如同“王派”艺术一样，清丽悠远，淡泊雅致，散发着一派雍容大气。笔墨之余，王老师也很爱阅读，从中外名著到小说传记都读，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岁月荏苒，沧海桑田。尽管已走入了人生的夕阳余晖之中，但王文娟从来不曾离开自己的越剧事业，近十年来，从成功举办“王派”专场演出，到写作出版自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再到为了纪念越剧改革八十周年，再度登台献唱《舞台姐妹情》而引起轰动……王老师还有许多艺术上的构想要去实现。今年，在多方筹备下，一场全新的流派艺术演唱会即将举办，这也是王老师多年来的一个心愿。笔者与王老师的话题，就从这场筹备中的演出开始。

千里共婵娟

王悦阳：王老师您好，看见您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耄耋之年依旧神清气爽，真令人高兴。得知您最近忙于准备新的专场，能否请您为喜爱您的观众与读者介绍一下这次演出？大家非常期待。

王文娟：这次专场不同于我在2006年举办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文娟艺术回顾展”。在那次专场中，我主要选择了许多艺术盛年乃至晚年时期的作品，特别是一些脍炙人口的名段，都通过我的口述串联，加上“王派”传人、弟子们的表演，一一展现。

而这次所举办的专场，侧重点是在年轻时期的一些舞台艺术作品，以及那次专场所没有安排进去的一些“王派”剧目。比如根据我早年的录音《红娘叫门》《哭塔》等所重新加工整理的唱段，想通过学生的演唱，逐个为观众展现出来。再比如我曾经演出的《晴雯之死》《梁祝——楼台会》《踏伞》，以及盛年时期所排演的《则天皇帝》等等，都会在场中亮相。此外，我还想把早年的录音加以整理、记谱，通过编辑出版曲谱与伴奏录音的方式，回报广大越剧观众对我的厚爱与支持，这样做不仅可以结合之前出版的资料，完整地勾勒出我艺术生涯的全貌，同时也为“王派”弟子、爱好者们再多留下一些可用的材料。

王悦阳：这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又一次“王派”艺术大汇演。那么老师是否还会像上次那样亲身参与呢？

王文娟：年纪大了，都快90岁了。我有时候在想，要是能让我年轻十岁该多好，我就可以干很多想做的事情了！现在岁月不饶人，希望专场能够顺利举办。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也许我会亲自上台。

王悦阳：王老师孜孜不倦、探索不懈的艺术精神真令人感动！的确，您从艺近80年，舞台生涯几乎涵盖了大半部越剧艺术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位历史的见证人与亲历者。能谈谈儿时的您最初是如何与越剧结缘的吗？

王文娟：1926年12月，我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现嵊州）黄泽镇坑边村。嵊县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我的印象里，差不多人人都会唱几句越剧，当时叫“小歌班”，第一代女子越剧演员施银花、屠杏花、赵瑞花等，她们的戏我都看过。

王悦阳：在您的幼年时期，所看到的早期越剧原生态演出是怎样的状态？一般会演出些怎样的剧目？对此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剧目么？

王文娟：现在都说，越剧是1906年诞生的。为什么说是1906年呢？最初它是农民在田间劳动中休息的时候，或者是过年高兴的时刻，随口唱的一些小调，目的是自娱自乐。到1906年，演变成为庙会草台戏，即兴化装，演一些民间小戏。所以越剧的历史是从1906年算起的，当时叫“的笃班”，因为那时没有音乐伴奏，只是靠鼓和一副板，敲起来“的的笃笃”。

当时演出人员都是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因为当时比较封建，男女不能在一起演出。后来演出慢慢多起来了，男艺人的家属也被拉上舞台，就出现了女演员，已成为半专业团体，因此又改称为“小歌班”，常演剧目有《珍珠塔》《双看相》等等。1917年“小歌班”进入上海，虽观众寥寥，但前辈们并不气馁，前后三四次进入上海演出，看到了京剧演出，看到了绍兴大班等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吸取了京剧的表演程式、技巧与锣鼓经，剧目上则大量借鉴移植，如《梁祝》《十美图》《碧玉簪》等大戏。另外在“戏客班”请了三位乐师，组成了越剧第一支专业乐队，用丝弦伴奏代替了声腔伴奏，演员与乐队共同研究建立起板腔体音乐框架。因为艺术上有进步，所以1919年在上海终于站住了脚。

到了1921年左右，男班艺人相继把“小歌班”改名为“绍兴文戏”。1925年9月17日，首次在上海《申报》演出广告中出现了“越剧”这种称谓。到1938年前后，基本就普遍称之为越剧了。

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演出场地基本上是茶楼和小型剧场，观众主要是家庭妇女，以及酒楼、染坊、锡箔庄的工人师傅们等等。

至于女班，最早是1923年7月，在上海经商的嵊县商人王金水受京剧“髦儿戏”启发而兴办起来的，招收9岁至13岁女孩子二十余人，从武功训练到教动作、唱腔，边教边排戏。1924年女班第一次进上海，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歌班”。到了1927年，第二期女班又兴办起来，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初，女班大批涌现，起

初在家乡很受欢迎，接着到了上海，越发繁荣起来。有一个统计，1938年1月起女子越剧争相来上海演出，到同年8月，已有12个剧团，翌年有20个，到1941年，上海已有36个女子越剧团，男班相反后继无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当时有报纸评论：“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

漫漫学艺路

王悦阳：正是在女子越剧方兴未艾之际，您踏上了越剧艺术的道路，来到上海。当时您的老师是哪位？在最初的学艺生涯中，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王文娟：1938年秋，因家中生活困难，13岁的我远离家乡到上海投奔表姐竺素娥学戏。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骨肉分离的滋味，真是心情沉重，满怀酸楚！

经过几天的旅途劳顿，我来到上海北京路浙江路口的香粉弄，进入了表姐竺素娥和名旦姚水娟合作演出的天香戏院。竺素娥与姚水娟出身于群英舞台科班，是同科姐妹，竺素娥工小生，文武兼长，唱做俱优，扮相俊美，戏路宽广。我在天香戏院的第一个半年，她就成了我的老师。记得她总是黎明即起，认真传艺，还请了武功老师教我踢腿、下腰、拿顶、翻跟斗等基本功；然后让我熟读“花园赋子”“街坊赋子”“容貌赋子”一类基本唱段，以便日后演幕表戏时能即兴编词。

表姐是名演员，除忙于日夜两场演出外，还得应付交际，逐渐地对我照应不过来，往往只能预先作出安排，让戏班的武功老师教我练功。在剧场演出时，只要伺候她化完了妆，我就偷偷地躲到台侧观摩。同时，只要一有机会，扮个龙套，家院、丫环一类的角色，以便在台上盯着主角目不转睛地看，口不出声地默唱默念。每个戏只要连看几次，对主角的唱、做都能记得一清二楚，背地里可以模仿着自唱自演，过一过唱独角戏的戏瘾……就在这样日积月累的“偷戏”中，我渐渐得到滋养，也慢慢地打下了一点基础。跟师傅学了两年后，竺素娥认为我的身材、脸形和气质适宜演花旦，便断然决定让我改学花旦。

王悦阳：除了表姐竺素娥是您的启蒙恩师，在学戏期间，还有哪些前辈演员对您有过影响或指点呢？

王文娟：1939年春节，姚水娟离开天香，又来了与施银花、赵瑞花同被誉为“三花”之一的王杏花。王杏花出身于越新舞台科班，扮相清丽，台风优雅。我非常欣赏和喜欢她的表演，于是一出一出地看，一点一滴地记。王杏花的几出拿手戏，我知道是出于一位颇有文采的编剧之手，唱词活泼生动，易于上口。因此我对此毫不放过，牢记默背，并在临睡前将唱词一字一句地默写在用剧场海报纸订成的

小本子上。这样，我竟学会了《秦雪梅》《盘夫索夫》等好几个具有王杏花做派特色的剧目。

1942年春节起的半年内，竺素娥和名旦支兰芳在通商剧场合作。支兰芳的表演细腻生动，嗓音柔中有刚，唱腔凄清柔婉，富有感情。特别是她擅长的“四工腔”，我很是喜欢，于是又抓紧向她学习。支兰芳见我学艺如饥似渴，锲而不舍，很有好感，一闲下来就传授唱腔特点，使我受益匪浅。

当时每逢有的二路和三路演员请假时，老师总是提议由我来顶替。遇到这种顶角机会，我总能从容应命，经过多次顶替，引起了同辈的注目，也得到了其他师长们的赏识，偶然遇到头路、二路旦角请假时，也往往被推荐顶替，得以和老师同场配合演出。此外，在学艺时，我曾经演过童生、花旦、青衣、泼旦甚至花脸和老生等行当，这些也都为我以后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夏末秋初，我学艺满师，就以“小竺素娥”的艺名，开始了全新的艺术生涯。

王悦阳：结合您的亲身经历，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解放前的越剧戏班制究竟是怎样的？

王文娟：过去越剧剧团形成的情况有几种。一种情况是：在农村有人出钱组成一班人来学戏，请几位老师来教戏，满师（完成一定的学业）后要由出钱者来带班出去演出，此人叫“班主”，如“高升舞台”的主要演员就有筱丹桂、贾灵凤、张相卿等，她们就由班主裘光贤带队来上海演出。当时裘光贤对一班人员管得很严，不能随便出去，晚上不能在外过夜。但在上海时间一长，他也顶不住社会上一些冲击，如过房亲捧场、各方人士邀请主要演员吃饭、点戏等情况，当然，演员满师后也管不住，也只能不管了。

另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刚毕业的一班演员，怕到上海来站不住脚，就另请几位“客师”（主要演员），如“四季春”的袁雪芬、傅全香等，她们就邀请了小生竺素娥、花旦王杏花。这些班主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后来就被前台老板代替了。前台老板首先必须要订一个或两个剧场，然后抓住卖得出票的主要演员，配齐下面的搭档，有时也会有现成的班底（包括一般演员和乐队、舞台工作人员等），与之签订必要的合同。但老板必须先付一个月的薪水，以便演员去做服装，因为主要演员喜欢自己穿的服装自己去制作的。一般演员则穿公组的服装即可。

前台老板非常关注并熟悉工作人员的情况，特别是主要演员的情况，内部是否团结、合作是否愉快、搭档是否卖座等等。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逢到发薪水，发现某个演员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他还会代你购进一条“小黄鱼”（一两黄金）。当时